

御批通鑑輯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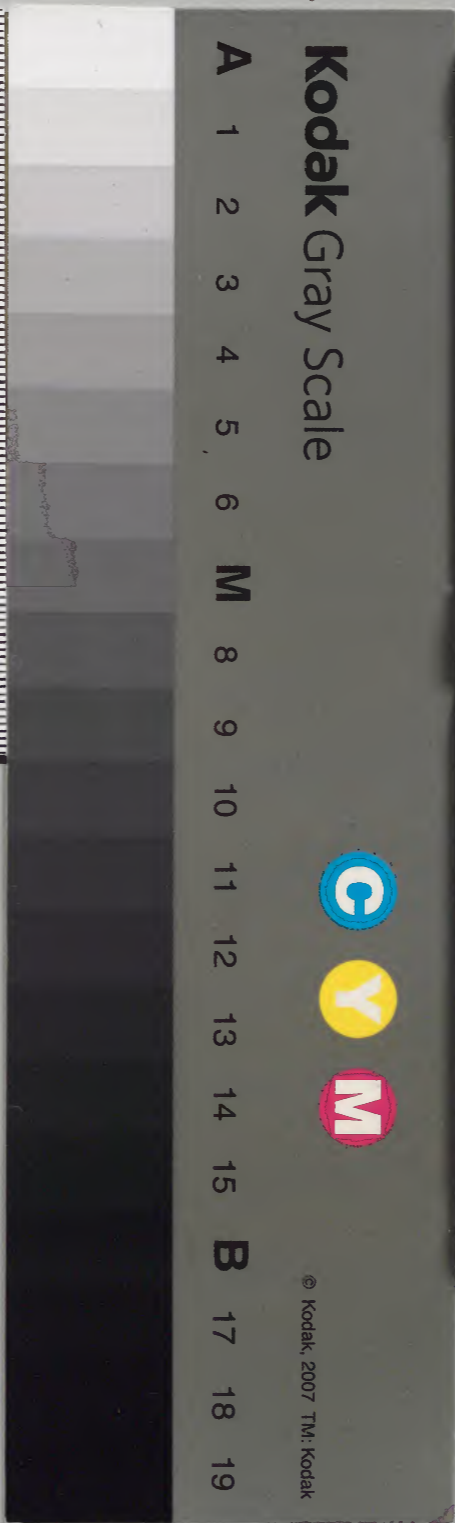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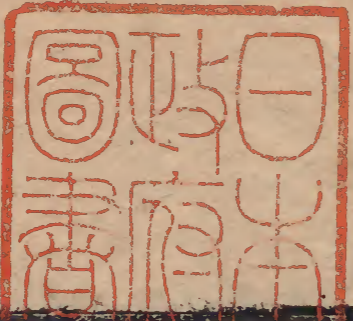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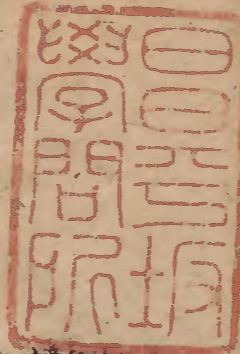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內
二八五函	二一九三號	六四冊	漢書類



漢書門類		
二一九三號	六四冊	二八五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93
冊數	64	(9)
函號	285	16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

漢

孺子嬰

漢孺子嬰

丙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南郊劉友益書法自是以後皆斥書莽而削其姓。

二月立宣帝元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嬰廣戚漢縣故城在今江侯顯之子也楚孝王囂之子

勳之子也年二歲託以下相最吉立之。

尊皇后曰皇太后。

夏四月安眾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鎮平縣侯劉崇長沙定王起兵討

莽不克死之。

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

而起兩人功雖不就忠烈

灼然可以視賊莽之魄鼓
豪傑之氣故綱目守之

敢先舉此乃宗室之耻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從
者百餘人遂進攻宛漢縣今南陽府南陽縣是不得入而敗紹從弟

嘉謂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請諸崇崇官
室用永監戒于是莽大悅封嘉竦皆為列侯長安為之
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
闕不如巧為奏伯松竦字

五月莽朝見稱假皇帝

羣臣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

太皇太后乃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卯二年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東平王
雲子

為天子三輔豪傑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信亡
走

翟義丞相方進之子也與姊子陳豐上蔡人謀曰新都侯

攝天子位故擇宗室幼穉者以為孺子且以觀望必代

漢家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

打國難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欲舉兵西誅

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

八勇壯許諾義遂與都尉劉宇嚴鄉侯國當在東郡侯

劉信信弟璜結謀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

將帥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將軍移檄郡國

言莽醜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

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眾十餘萬莽聞之惶懼

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

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孫建等七人為將軍建為
奮武

將軍王邑為虎牙將軍。王駿為疆弩將軍。王况為震威將軍。劉宏為奮衝將軍。王昌為中堅將軍。竇况為奮威將軍。將軍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三輔豪傑趙朋、霍鴻等聞義起，自稱將軍，燒官寺，殺郡尉，火見未央前殿。莽復拜王級等為將軍。級為虎賁將軍，關西擊朋等曰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而稱曰昔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此况臣莽之斗筭。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彰聖德。乃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至陳留。漢縣，注見前。與翟義戰，義敗死，竟不得信。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成帝時翟氏滅，郡中常枯旱，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鴻隙陂，亦曰鴻池陂，在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東。明年春，三輔兵皆破滅。莽于是自謂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

辰初始元年春地震

秋九月莽母功顯君死

莽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太宗之後，為功顯君總纁，弁而加麻環紵。顏師古曰：于弁上加環紵也。如天子弔諸侯服，令其孫宗為主，服喪三年。

冬十一月莽以太皇太后詔號令奏事母言攝

劉京。宗室廣。軍騎將。扈雲。太保。奏符命。符命之起，自謝囂始。

事見前。京言齊郡新井，公使來告之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此亭中當有新井，晨起視之，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雲言巴郡。漢郡，治江州，今縣。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于是奏請號令天下，天下奏事，母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用應天命。

期門郎張充等謀誅莽不克死之

張充等六人謀其劫莽立楚王事覺被殺

十二月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

太后

梓潼今縣本漢置屬四川綿州人哀章師古曰哀姓章名學問長安素無行

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

赤帝璽漢高帝名傳子讀曰與皇帝金策書書言王莽為真天子并書莽大

置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

禪師古曰言有神命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

即真天子位建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為始建

國元年正月之朔服色尚黃使節之旄幡署曰新使五威節時以孺子未立

璽藏長樂宮莽請之太后不肯授莽使安陽侯舜諭指

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

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

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

金匱符命為新皇帝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

亡國不祥璽為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璽俱

葬終不可得因涕泣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

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璽

寧能終不與邪太后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

地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莽又欲改太后漢

新莽

莽之篡弑元后實醜成之
翻其受新室文母之號情
下為怪已可概見至是乃
拳拳一璽蓋亦掩人耳目
之為耳班彪謂婦人之仁
猶不免為其所愚

家舊號易其璽綬。于是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從之。

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與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已新莽始建國元年。是年以後至王莽正月莽廢孺子巳午依綱目篡賊干統例分注紀年。春正月莽廢孺子為定安公。定安。胡三省無注。馬智舒以為漢縣。故城在寧州。考地理志。漢有安定郡。無定安縣。寧州之名定安乃後魏非漢也。

莽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置門衛使者監領。勅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

改諸官名。降漢諸侯王及王子侯爵。

莽按金匱封拜其黨與。

王莽平晏劉秀哀章為四輔。孫建王盛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興故城門令。乃更漢諸

史。王盛賣餅兒。莽按符命登用。以示神焉。乃更漢諸

官名。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又更光祿勳等為六監。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降諸

太尉。縣令長曰宰。其餘百官盡易其名。不可勝紀。

立九廟以漢高廟為文祖廟。

莽陞小漢家制度。欲更為疎濶。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

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以黃帝為初祖。虞舜為始

齊人謂之王家。因為氏。立祖廟五。親廟四。

祖。追尊陳胡公為陳胡王。田敬仲為

天下姚嬀陳田王。以漢高廟為文祖廟。受終于文祖。

漢氏園廟祠薦如故。

禁剛卯金刀。

莽以劉之為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

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五

在者。皆其一而。正月剛卯。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

明。其去剛卯。莫以爲。剛卯錢。勿以爲利。先是莽造錯

契刀。一直五百六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及是罷

錯。及五銖錢。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與前大

夏四月徐鄉漢縣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黃縣侯劉快膠東恭起兵討莽

不克死之。

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于其國快兄殷故漢膠

東王時收爲謀崇公快攻卽墨膠東國都殷閉城門自繫獄

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漢縣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萊陽縣死

莽禁不得賣買田及奴婢

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

口不盈八而出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黨故無田

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

之四裔以禦魘魅

冬。靄桐華大。雨雹。

庚始建國春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爲民

先是莽遣五威將帥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

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王侯官吏外及蠻夷皆授新

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至是還奏。漢諸侯王爲公者悉

上璽綬為民以獻符命封侯者三人故廣陽王嘉魯王

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為貢權酒酤閔中山王成都

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周禮有泉府收不售民貨不售則與

欲得無而欲得則莽遂立五均樂語有五均司市周禮有司市錢

府即泉府司市以四時仲月定物之賈為其市平皮命

定物賈也民物不售者均官考驗用其本賈取之物貴過平

平賈賣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民欲賒貸者錢府與之每月百錢

又令民各自占注見前其所為諸取山林水澤及畜牧桑

賈皆各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

取作縣官一歲作役也義和魯匡復奏請權酒酤

莽從之

冬十一月莽罷漢廟及諸劉為吏者

孫建奏漢中宗廟不當在長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

廢請置罷莽曰可嘉新公國師等三十二人皆

知天命勿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

秀女莽子臨

更號定安太后曰黃皇室主

太后自到氏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莽欲嫁之

乃更號黃皇室主欲絕之于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

醫往問症太后大怒鞭笞其傍侍御因發病不肯起

十二日露

更作寶貨

莽更作金

黃金。銀朱提銀。龜元龜尺二貝。大貝四寸。錢及他銀。龜寸以下。八分以上。錢

布

顏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之品名曰寶貨。凡五物。銀

銅龜

六名。錢貨。金貨。銀貨。二。十八品。錢六品。金一品。銀

品

布。百姓憤亂。其貨不行。莽知之。乃但行小錢。直一。與

大錢五十並行。民皆便安。漢五銖錢。多以之市買。莽乃

下令諸挾五銖錢者。投諸四裔。抵罪者不可勝數。于是

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其後莽復改錢貨之法。頗增損其

二品並行。令。既數更。民用破業。而大陷于刑。事在天鳳元年。

莽將軍甄豐

豐曰。以符命為。自殺大夫。揚雄自投。十祿閣。在

中。

下。莽遂殺甄豐。尋劉棻。子隆等數百人。

莽既以符命自立

甄豐王。王莽劉秀為莽腹心。安漢宰。之號。皆所共謀。然非欲令莽居攝也。

居攝之萌。出自劉慶。謝。而疎遠。後又欲絕其原。以

進者。因之。並作符。莽遂。家。以。其。後。又。欲。絕。其。原。以

神前事。是時爭為符命。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大

非五威將帥。而。豐。子。尋。復。言。之。懼。而。已。豐。素。剛。疆。莽

頗覺其不悅。會。子。尋。為。京。兆。大。子。復。作。遂。收。捕。尋。尋

亡。豐。自。殺。未。幾。子。尋。亦。已。捕。得。尋。連。劉。秀。子。棻。及。丁

隆。秀。門。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時。雄。方。拔。書。天。祿。閣

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

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誅。尋。棻。及。隆。等。死。者。凡

數。百。人。于。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初。成。帝。之。世。雄

以。奏。賊。為。郎。與。棻。及。秀。並。列。哀。帝。時。又。與。董。賢。同。官。棻

賢。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

揚雄自謂著述而失身仕
莽名教掃地其去劉秀之
顛倒五經發言倡導者幾
希真龜勝力輩之罪人
論者多方辨罪與於不
忘之者乎

及莽篡位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獨以耆老久次轉

為大夫恬于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于後世故

作太元以準法言論語用心于內不求于外人皆怒之

惟劉秀及范滂敬焉而桓譚字君山沛郡相人以為絕倫鉅鹿

侯芒師事之然雄自投閣之後時人為之語曰惟寂寞

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君子病焉上元焦贛曰漢書揚雄傳贊謂雄仕莽作

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京見成帝年

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莽天鳳五年計五十有

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千餘已將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

十一者相抵牾矣又考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

公而法言稱漢公曰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

帝末蓋其數矣然則雄之終或在平帝末正年七十餘

也世謂班固早卒曹大家傳失其實豈不然哉茲之論

如此而寧都魏禮亦引證各書謂雄賣文自贖又不虛

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多為竄益至劇奏美

新則劉棻作也紫陽雜記曰特書莽大夫揚雄死是舉禮

淵鴻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矣據焦魏二家之說班史

所載幾不足信今考外戚傳元后崩莽詔雄作誄雄傳

贊雄投閣京師為之語其所載甚詳特所云天鳳五年

卒年七十一者史文誠不免牴牾今書雄投閣事仍據

班史文而于其死則闕之

未始建國辛三年匈奴諸部分道入塞州郡兵起

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先是莽遣五威將帥至匈

新匈奴單于章單于解故印綬奉上將帥受著新綬左

帥陳饒知單于必求故印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

白將帥曰漢諸侯王以下乃言章今去璽加新與臣下

無別願得故印將帥以故印示之單于知已無奈何即

遣使入謝然重怨恨于是勒兵朔乃更名匈奴單于曰

降奴服于遣孫建等分道並出募卒三十萬人先至者

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窮追匈奴分其國土人民以

為十五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皆為單于莽招誘呼韓

邪諸子右犁

新莽

九

汗王咸威子登助三人至齊拜咸為孝單于單于聞之助為順單于咸走出塞傳送登助至長安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入雲中塞注見前大殺吏民歷告左右部諸邊王入塞殺太守都尉屠吏民畜產不可勝數是時諸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周秦漢征之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吏士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于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為盜賊莽遣中郎繡衣執法分督之皆乘便為姦撓亂州郡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滿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戰難邊民死亡繫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莽迎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

朕於元始初即乞骸骨可謂見幾而作不效終曰至莽使要說其志終不可奪史臣以為守死善道誠非隘詞耳

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為太子師友祭酒勝稱病篤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日暮入地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皆以明經飭行顯各遂兩唐皆仕莽封侯莽以安車迎方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悅其言不彊致初喻廉郭欽為南郡太守杜陵蔣詡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于家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

竟皆儒生。去官。不仕于莽。

潁河郡蝗生河決

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今縣

本漢置。屬直隸大名府。冢。墓善。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

塞。禹貢。錐指。王莽時。河決魏郡。自元城東出。館陶東武

海。以水經注所載。合今輿地言之。滑縣。開州。范縣。朝城。

陽穀。在平禹城平原。德平。樂陵。商河。蒲臺。高苑。博興。利

津。皆王莽以後大河之所行也。考黃河自周定王五

年後。至此乃東徙。而禹貢至于大陸。播為九河以下之

故道。遂絕。

王始建國。申四年。定東西都。及諸侯員數。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莽改長安。曰常安。為西都。諸侯員

十八百。附城孺子嬰時常陽關內。常安。曰常安。數亦如之。以侯有功

令民得賣田

諸公一同。里日同。有眾萬戶。其餘以是為差。以圖簿未

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傭作者。

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宜。

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警警。陷刑者眾。莽知民愁

怨。乃令民食王田者。皆得賣之。然他政諄亂。刑罰深刻。

賦斂重數。猶如故焉。

西南夷殺牂牁前註見大尹。貉後漢書高句驪。一各猶耳。貉與貉同。入入邊。

初五威將帥出西南夷。改句町音胸王今雲南臨安府

于此置縣。仍封其夷人為王。為侯。王邯怨怒。莽諷牂牁大尹周歆詐

殺邯。邯弟承起兵殺歆。州郡攻之不能服。莽又發高句

莽既篡位漢統已絕元后
上書漢也然莽之篡漢皆
元后有以成之則元后實
漢之罪人綱目去漢字義
深哉

卷之二十一

麗夫餘別種漢武滅朝鮮以高句麗為縣仍封兵擊匈奴

奴高句麗不欲行疆迫之乃皆亡出塞犯邊為寇于是

東北西南皆亂莽志方盛以四夷不足憂專念稽古之

事後益州蠻夷亦殺其大尹莽發兵擊之會疾疫死者十六七越嵩蠻亦畔自立為句蒙王

癸始建國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莽既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于漢乃隳壞孝元廟

更為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同饌食

堂既成名曰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既至見廟廢徹塗地

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音預何治猶言于而

壞之且使鬼神無知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

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飲酒不樂而罷莽更漢

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

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至是崩年八

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如淳曰葬于司馬

焉者西域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二百里殺莽都護但欽但姓欽名

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者先叛殺欽西域遂瓦解

後天鳳四年莽遣五威將王駿等出西域焉者詐降駿等至伏兵襲殺之西域遂絕

冬十一月彗星出

甲新莽天戊鳳元年春三月壬申晦日食

夏四月隕霜殺草木

六月黃霧四塞

秋七月大風雨雹

新莽

風拔木。飛北闕直城門屋瓦。雹殺牛羊。

莽置萬國。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如太屬令屬長

如都州牧。如三分六鄉。長安六尉。三輔六隊。河內河東

尉。南陽又倣古為六服。惟城惟寧惟翰惟屏惟總為萬國

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

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云。

北邊大饑莽與匈奴和親。

匈奴烏珠留單于死烏曩若鞮單于立。即莽所拜用事

大臣須卜當。王昭君女伊墨勸單于與中國和親。會緣

邊大饑人相食莽遣使賀單于新立徵還諸將罷屯兵

單于貪莽賂遺外不失漢家故事內實利寇掠又聞其

子登前死。莽前殺順單于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

已而莽改匈奴單于為恭奴單于。

單于貪金幣曲聽之然寇盜如故。乙亥二年春二月中星見民訛言黃龍死。

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在西安府中走觀者萬數莽

惡之。師古曰莽自謂捕繫問所從起不能得。

五原代郡兵起。

莽以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于地理制禮作樂講合

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

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正

切貪殘日甚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傳知戀相

舉奏又十一公士。漢公府各有掾屬。莽置十一公。改掾曰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望。郡縣賦斂遞相賂賂。白黑紛然。莽自見前顛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眾事。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前後相乘。憤耗不潔。清也。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兵與郡縣擊。歲餘乃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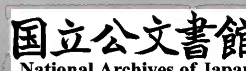
邯鄲以北大雨。水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

丙子天鳳三年春二月地震大雨雪。

雪深一丈竹栢為枯。

夏五月莽使賦吏祿。

先是莽以制作未定。自上公卿。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至是始賦吏祿。凡十五等。條祿稍以差增。至四輔而為萬斛。又曰古者歲穰則充其禮。災害則有所損。上計之數。若今計帳也。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大官膳羞備品。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以十為率。視災害所減多少。而制分數。公卿以下。各分州郡國邑。保其災害。亦以什率多少而損其祿。中都官吏。謂京師諸官府也。食祿者。以大官膳羞備損為節。莽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



受取賕賂以自其給焉。

長平岸即長平坂。注見前。崩壅涇水莽發兵擊匈奴。

莽羣臣以岸崩上壽曰。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匈奴滅亡之祥也。莽乃遣將擊匈奴至邊上屯。

秋七月戊子晦日食。

丁天鳳。夏六月。莽授諸侯茅土。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方之色苞以黃。土直以白茅。于明堂。

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

故且先賦菁茅。蔡沈尚書集傳管子云。江淮之問。茅而三脊。是為菁茅。四色之土。

顏師古曰。上有五色。此云四。用慰喜封者。

臨淮漢郡治徐。故城。琅邪。注見前。及荊州綠林。山名。在今湖北安陸。

陽縣兵起。

莽設六筭。鹽一。酒二。鐵三。名山大澤。四。五。均。賒。貸。五。銅。治。六。之命。用富賈督之。

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百姓愈病。復下詔。每一筭。申明科禁。犯者

罪至死。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旱蝗相仍。富

者不能自別。貧者無以自存。于是並起為盜賊。吏不能

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臨淮瓜田儀。瓜田。儀名。等。依阻會

稽。漢郡。治吳。今江南。蘇州府吳縣是。長州。即今長洲縣。與吳縣俱為蘇州府治。琅邪呂母

聚黨數千人。入海中為盜。其眾浸多。至萬數。初呂母子。為海曲宰。

寬殺母。散家財。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殺宰。以祭子墓。引兵入海。海曲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

日照縣。荊州饑饉。民眾入野澤掘鳧苳。爾雅。苳。鳧苳。苳。見苳。苳。見苳。苳。見苳。

須而細根如指。黑色可食。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湖北安陸府京

縣人王匡王鳳為平理爭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子

是諸亡命者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王常子顏卿潁川舞陽人及成丹等

皆往從之藏于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南陽

張霸江夏漢郡治西陵故城在今湖北黃州府黃岡縣羊牧俱起眾皆萬人

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

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囚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

久莽悅輒遷官

戊寅五年春莽考吏致富者收其財以給軍

吏以不得俸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

諸軍吏及緣邊吏增產致富者收其家財產五分之四

以助邊急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

甚 琅邪樊崇東海刁漢書子都刁之後等兵起

琅邪樊崇起兵于莒法見前眾百餘人羣盜以崇勇猛咸

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部人逢音龐安東海人徐

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間又有

東海刁子都亦發兵鈔擊徐兗莽遣使者發兵擊之不

能克是時關東饑旱連年刁子都等黨眾寔多至六七萬

巳卯六年春莽下書六歲一改元

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

元下書布天下自言當如黃帝升天欲以誑耀百姓銷

解盜賊人皆笑之明年改元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

大募兵擊匈奴

匈奴寇邊益甚

烏累單于死弟左賢王襲立為呼都尸道臯若鞮單于莽誘致須卜當至長安

立為須卜單于匈奴

莽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

名曰猪突豨勇

以為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訾與貴三十取一

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

百官表比二百石以上黃綬皆保養軍馬

多少以秩為差又博募有奇術可以攻匈奴者

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

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

莽雖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

嚴尤諫曰匈奴可且後先憂山東莽大怒策免尤

是歲風夜

連率韓博進長人巨毋霸霸出蓬萊海濱長丈六十圍

卧則枕鼓以鐵箸食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博以大

車四馬建虎旗載之謂關意欲以誣莽莽字巨毋言毋得篡盜而霸也莽惡之曾霸執輿而徵博棄市更霸姓

博非博豫料所及史家
謂博意在諷莽非此說而
何

也

九月大雨六十餘日

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誅莽不克死

適求等謀舉燕趙兵誅莽事覺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

傑死者數千人

收鄧暉字君章汝南西平人繫獄

暉明天文歷數以漢必再受命乃上書說莽曰臣聞智

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

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劉氏永享天命陛

小篆據已踰十載暉乃上
書欲其復還臣位豈特說
不能行亦失徘徊觀望矣
過其時郡國兵起莽心內
不自安又因經識之言寫
其所恃暉之幸免亦幾希

日巨毋氏謂四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云風夜即漢

東萊不夜莽而名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文登縣

庚辰新莽地秋七月大風毀莽王路堂莽改未央宮前殿

路寢王路堂服虔曰如言

耳然以視文飾符命紀頌
功德者則所謂鐵中鉅印
有矣

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
即收繫詔獄會赦得出時卜者王况謂李焉曰漢家當
復興因為焉作讖書合十餘萬
言事覺莽皆殺之

辛巳二年春正月莽妻死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

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莽殺子字事見前又先在侯
國時以中子獲殺奴令自殺涕

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傍侍者原碧莽幸
之臨亦通焉恐事泄遂謀共殺莽會莽妻病死事覺收

原碧考問具服莽欲秘之殺案事使者賜臨藥臨不肯

飲自刺死臨妻情亦自殺

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

莽毀漢高廟

莽惡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廟四面提擊斧壞戶牖

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南郡秦豐兵起

豐聚眾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遲氏商賢人
遲任之後亦聚數千

人在河阻中莽問羣臣禽賊方畧皆曰此天囚行尸命

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

宗氏晉伯宗之後伯宗本出于宋桓公以凶為吉亂天文太傅唐尊飾虛

偽以媮名位尊以國虛民貧咎在奢秦乃身短衣小襖
乘牝馬柴車藉粟以瓦器飲食莽說之封

尊為平國師劉秀顛倒五經毀師法張邯孫陽造井田

使民棄土業魯匡設六筮以窮工商崔發阿諛取容令

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

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公孫祿身為漢臣乃因莽
召問就徵與議非以漢臣
盡忠於莽乎論者但責其
失出處語默之道猶覺
耳

當與和親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

莽以田况為青徐二州牧既而罷之

况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與庫兵與刻石為約樊崇等聞之不敢入界後况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令况領青徐二州牧事時莽多出將帥遣使者傅相監趣郡縣苦之反甚于賊况因上言請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况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况遣使者賜况璽書因令代監其兵遣况西詣長安况上齊地遂敗

王地皇春二月關東人相食

夏四月莽遣其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赤眉樊崇匡敗走丹死

樊崇等眾既寢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及聞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討之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時赤眉別校董憲東海人等眾數萬人在梁郡匡丹引兵進戰兵敗匡走丹戰死先是莽召丹召其掾馮衍示之衍曰海內懷漢德甚于詩人思召公人所鼓舞天必從之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上與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俾功烈著于時而不滅丹不聽馮衍字敬通奉世曾孫

綠林兵分為下江秋七月新市兵荊州平林漢鄉名晉置縣唐省故城

在今湖北德安府隨州。兵起應之

先是莽荊州牧討綠林。王匡等迎擊。大破收軍。遂攻拔

竟陵。漢縣。今改京山。屬湖北安陸府。安陸。漢縣。今為德安府治。多略婦女。還入綠

林中。至五萬餘口。會疾疫。死者大半。乃各分散。王常等

西人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

稱將軍。匡等進攻隨。自今隨州。平林人陳牧。廖湛。聚眾千餘

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莽遣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破下江兵。成丹等收散

卒復戰。大破之。

流民數十萬入關。

莽置養贍官。稟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餓死

者什七八。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春陵。漢侯國。後漢改章陵縣。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棗陽

縣。興復帝室。光武事始此。

初。長沙定王發。景帝子。母唐姬。所出。敬無寵。故王早濕貧國。生春陵節侯買。

顏師古曰。漢紀言。元朔五年。以春陵冷道之春陵鄉。封長沙王子買為春陵侯。至考侯仁。以春陵下濕。上書請

徙南陽。元帝許之。以蔡陽買生鬱林。注見太守外。外生之白水鄉。徙仁為春陵侯。

鉅鹿都尉回。後漢書。城陽王傳。節侯買子戴侯熊渠。熊渠子考侯仁。徙封南陽。遂與從弟回及宗

族往。回生南頓。注亦見前。令欽。欽娶湖陽。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唐縣。樊

重女。生三男。縯。字伯仲。秀。字文。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

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美

須眉。隆準日角。嘗受尚書。長安。畧通大義。性勤稼穡。縯

常非笑之。比于高祖。兄仲。仲事見前。秀嘗過穰。注見前。蔡少公

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繇知非僕邪。坐者大笑。宛人李守好識記。常謂其子通字次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字季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于宛。通遣軼迎秀。與約結定謀。使歸春陵。舉兵相應。于是續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眾皆然之。乃分遣親客于諸縣。起兵。續自發春陵子弟。子弟懼皆亡匿。口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相

自安。凡得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

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守及家屬皆坐死。續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

王鳳陳牧西擊長聚。秀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在唐

唐子。又殺湖陽尉。進拔棘陽。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新野縣。李軼鄧晨

字偉卿。皆將賓客來會。既而漢兵與莽守將甄阜梁邱

賜戰不利。續欲攻宛。至小長安與阜賜戰。兵敗。新市平林兵皆欲解去。小長安城在今南陽府南

陽。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聚名。在唐縣。續與秀造其壁

見王常。說以合縱之利。常悟為餘將言之。皆曰。大丈夫

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曉之曰。王莽苛酷

失百姓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民所怨者天所去

民所思者天所與。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

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諸將乃
 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于不義即引軍與漢軍及新市
 平林合自是諸部齊心銳氣益壯續大饗軍士休卒三
 日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在新野縣盡獲阜賜輜重
 明年春正月攻阜賜誅之又破莽將嚴尤陳茂于涪陽
 亦曰育陽漢縣故遂圍宛先是青徐賊眾雖數萬人說
城在今南陽縣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
 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張張六星在天廟北為周分
 癸漢淮陽王元更始元年更始雖立綱目以不成君例
未仍用分注紀年今依之又綱目于更始元年之上書曰
漢帝元通鑑則書淮陽王春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
 始將軍劉元為皇帝大赦改元

春陵戴侯曾孫元字聖公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
 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
 從人望南陽豪傑等皆欲立續而新市平林將帥憚續
 威明貪元懦弱先共定策立之諸將召續示其議續曰
厚然今赤眉起青徐關南陽立宗室赤眉復有所立莽
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
不如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
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
曰善張邛拔劍擊地曰續事無二月朔設壇場于涪水
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眾從之上元即皇帝位而
俗曰白河源出嵩縣雙雞嶺東逕南
召南陽新野至湖北襄陽入于漢大赦改元以續為太司徒秀為太常
立朝羣臣羞魏流偏將軍由是豪傑失望二月秀徇下昆陽定陵國五月
城在今南陽府葉縣定陵故城在許州鄆城縣鄆即鄆城

夏六月劉秀大破莽兵于昆陽下誅王尋

莽聞更始立大懼漢兵言莽醜殺平帝莽乃會公卿以

示羣乃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大發州郡兵徵諸明

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為壘尉中壘校尉

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

兵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

月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

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少而外寇彊大并

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今不同心膽共

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會候騎還言大兵

且至城下諸將迫急秀復為圖畫成敗乃皆曰諾時城

中唯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

三騎出城南門于外收兵初秀常為春陵家訟遺祖于

出降尤者言秀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尋邑縱兵圍昆

陽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棚撞城衝陷陣車

以之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鳳等乞降不

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憂秀至郾定陵悉

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

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

乃悉發之秀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

陳尋邑遣兵數千合戰秀斬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

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

光武
非百
以

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
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
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漢兵乘
銳奔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
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
皆飛雨下如注澧川出魯山縣大吳嶺東逕葉縣舞陽至襄城入汝盛溢虎豹
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水為不流邑尤茂輕騎乘死
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于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
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
于天下

劉秀徇潁川馮異字公孫潁川交城人以五縣降

秀徇潁川屯兵巾車鄉在今河南汝州寶豐縣郡掾馮異監五縣

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即今寶豐縣願歸據五

城以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

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苗萌率五縣以降

更始殺大司徒續以劉秀為破虜大將軍綱曰于更始綱

年號今以綱從

新市平林諸將以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續

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

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以為將軍又不肯拜更

始乃陳兵收稷將誅之續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

殺續秀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

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秋七月。莽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

道士西門君惠謂涉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

是也。涉遂與秀謀劫莽降漢。謀泄。皆自殺。莽以軍師外

左右上所信。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嚼鯁。魚讀軍書。倦因馬几寐。不復就枕矣。

成紀注見前隗囂隗氏。出于赤狄。囂字季孟。起兵應漢。

成紀隗崔隗義同起兵以應漢。崔兄子囂素有名。好經

書。兵推為上將軍。囂聘平陵昭帝陵。因以為縣。故城在咸陽。方望以為

軍師。望說囂立廟祀高祖。太宗。世宗。稱臣執事。殺馬同

盟。移檄郡國。數莽罪惡。檄言莽醜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欺惑眾

庶。虞。怒上帝。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因數莽逆天逆地逆人之大罪。勒兵十萬。擊殺莽

雍州牧安定大尹。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

掖。酒泉。敦煌。注俱見前皆下之。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起兵成都。

初。述為清水今縣。本漢置。屬甘肅秦州。長。有能名。遷導江莽改蜀郡曰導江。郡

卒正。治臨邛漢縣。今四川邛崃。南陽宗成等起兵徇漢中。以應

漢。眾數萬人。述遣使迎之。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謂

郡中豪傑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

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兵

也。乃詐為漢使者。拜述將軍。兼益州牧。擊成殺之。而并

公孫述所見。頗大迹。雖許而不詭。於正使能早知天命。所歸傾心。尤不懼。蓋將乃以竊據為志。安自等。大故不免非。此謂耳。

其衆。

劉望長沙頃王稱帝于汝南漢郡治平輿更始遣兵擊殺之誅嚴尤陳茂平輿注見前

故鍾武故城在汝寧府信陽州侯劉望起兵汝南遂自立為天子

嚴尤陳茂自昆陽戰敗後往歸之望以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更始

遣將軍劉信擊殺望并誅尤茂

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九月建入長

安孝平皇后自焚崩衆共誅莽傳首詣宛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析

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內鄉縣入鄧暉于匡起兵應漢莽憂不知所出

乃率羣臣至南郊陳符命本未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拜將軍九人

虎為時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他將精兵數萬以東時物稀是莽賜九虎土人四千

錢衆無圖意至華陰回谿亦曰回谿在河南府永寧縣距隘白守匡

暉擊之敗走暉南出闔鄉今縣本漢置屬河南南陝州開武關迎漢兵

以弘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渡渭至瀕陽注見前

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衆隨憲李松等

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爭欲先入城莽赦

授兵使史謀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衆兵發掘莽妻九月

朔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作室門工徒出入之門蓋火

及掖庭黃皇室主曰何而日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莽

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旋席隨斗柄初莽鑄成斗

之若北斗欲以厭勝衆兵司命負之出在前人在旁而坐曰天生德于子漢兵其

如子何。又明日。羣臣扶莽之漸臺。此未央宮漸臺。在滄

波池中。程大昌曰。凡臺之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校

尉公資就公賓氏。出魯大夫公斬莽首。軍人分莽身。節

解。鬻分之。就持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

萬皆屬焉。居二日。李松等入長安。趙萌。申屠建亦至。王

憲得璽綬。不上。多挾宮傳莽首詣宛。縣于市。百姓共提

擊之。或切食其舌。

史臣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對勞國家。豈所謂也。取仁而行。違者耶。至竊位南面。顛覆之勢。險于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四海震然。遠近俱驚。城池不守。肢體分裂。自昔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途。俱用滅亡。昔聖王之驅除六兩。

冬十月。更始北都洛。

王匡拔洛陽。誅莽守將更始將都之。以劉秀行司隸校

尉。使前修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

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劉昭曰。秦

武將首飾。漢加其顏。題名之曰幘。而服婦人衣。謂于衣

也。繡。其物反。半臂也。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

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

皆屬心焉。更始遂北都洛。

樊崇降漢。既而逃歸。

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聞漢室復興。留其兵。自將渠

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皆封為列侯。未有國邑。而

留眾稍離畔。乃復亡歸。分其眾為二部。崇與逢安為一部。崇安

拔長社。擊殺宛令。官祿等。亦拔陽翟。擊殺河南太守。長社。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許州。

莽廬江。注見前。連率李憲。潁川許昌人。自稱淮南王。

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眾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為

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之。莽既誅。憲遂據郡。自稱淮南

王。

封劉永為梁王。

永故梁王立之子。立。在平帝時。坐與帝外家衛氏交通。為莽所殺。孝王八世孫

山首詣洛陽。更始紹封為梁王。都睢陽。後永見更始政亂

舉兵攻下濟陰。山陽等郡。凡得二城。又拜賊帥。西防故城在今

山東曹州府單縣。佼彊。佼姓。疆名。東海董憲。時起兵。琅邪張步。字文

其人漢兵起。步亦聚眾數千。自為五威將軍。遂據木裡。皆為將軍。與之連兵。遂專

據東方。

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

更始欲令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更始從兄。字子琴。言諸家子

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為不可。賜深勸之。乃以秀行

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秀所過。考察官吏。黜

陟能否。平遣囚徒。除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

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字仲華。新野人。杖策追秀。及于

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

曰。即如是。欲何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

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秀笑。因留宿。問私也。語禹

劉禹進說極似輕信。然其識有大過人者。

所云延攬英雄務悅民心
雖開創要語然帝王治世
之道誠不外知人安民而
已

光武當晦迹隱痛時馮異
委曲寬譬其忠款篤於諸
將所云人久饑渴易為充
飽尤合子輿民論政之義
光武親信之與鄉馮等有
以哉

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之屬。動以萬數。更始常才。不
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求勿反起。志在財帛。非有深慮。遠
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
服。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
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于中。
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于禹。皆當其才。初。秀自兄
續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
獨叩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至是。異進說曰。更始
政亂。百姓無依。人久飢渴。易為充飽。宜分遣官屬。循行
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耿純請秀于邯鄲。退見
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
自結納。獻馬及繡帛。耿
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

以劉賜為丞相。令人關修宗廟官室。

十二月王郎一日王昌。邯鄲人。稱帝于邯鄲。

故趙繆王各元景帝七世孫。子林言于大司馬秀曰。赤眉今在

河東。決河水灌之。百萬之眾。可使為魚。秀不答。去之。與

定。注見前。林于是以卜者王郎為成帝子。子輿。初。王莽時
有白稱為

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詳稱真子。與趙國大豪

李育。張參等。入邯鄲。立郎為天子。林為丞相。育為大
司馬。參為大將軍。

下幽冀。移檄州郡。檄言聖公未知。且持帝
號。翟義不死。詣行在所。于是趙國以

北遼東以西望風響應。

甲更始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北徇薊。今順天府。以耿弇
字伯昭。扶

風茂陵人為長史。

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時耿况字俠游為上谷太守初

始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至上谷况上印

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責使者首

墮大信召况至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以承制詔之

寇氏蘓忿生為周司寇其後以官為氏恂字子翼上

谷昌遣其子弁詣長安弁時年二十至宋子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會

王郎起弁聞大司馬在盧奴注見前乃馳北上謁秀留著

長史與俱北至薊令功曹王霸字元伯潁陽人至市中募人

擊王郎市人皆大笑以手邪掄音耶之霸慚慊而退秀

將南歸弁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

公邑人彭寵字伯通宛人與潁人吳漢共亡命漁陽更

始立韓馮徇北州承制拜寵行漁陽太守事以

漢為安樂令吳漢字子顏宛人漁陽注見前安樂漢縣故城在今順天府密雲縣上谷太守即

弁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

人也

二月更始遷都長安

王輔既平申屠建李松迎更始遷都長安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太倉武庫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

官府市里不改于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

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怩俛首刮摩也席不敢視諸將

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李松趙萌請悉王諸功臣

侍官皆官省久吏驚愕相視

朱鮪不可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然後立諸功臣皆為王

以鮪為左大司馬鮪封膠東與李軼等軼封舞鎮撫關

東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其秉內政更始納趙

人故委政于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軼醉不能

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帳內與語萌專權自恣羣小

膳夫皆濫受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畔

薊城反應王郎大司馬秀走信都注見前和戎一作和戎王莽分鉅鹿郡

置發兵擊邯鄲

故廣陽王名嘉武帝五世子孫廣陽國治薊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

擾亂于是秀趣駕出城晨夜舍止也止也食道傍不敢入城

邑至燕薊亭在今直隸深州饒陽縣東北俗曰燕薊時天寒烈馮異上豆

粥明且秀謂諸將曰昨得至饒陽今縣本官屬皆乏食

秀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

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和言邯鄲將軍至從者皆失

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晨夜兼行蒙犯霜雪

坐日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源山山西代州繁峙縣秦戲

面皆破裂至一作滹沱河源山山西代州繁峙縣秦戲

保定河間天津之境候吏還白河水流漸水漸無船不

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還即詭曰冰堅可渡

遂前至河河水適合乃渡未畢數騎而水解至南宮

直隸冀州屬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燕火

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漢縣故城惶惑不

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為長安城守去此

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和戎太守邳彤風俗通奚仲為夏車正

字偉君信都人不肯從光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秀至大喜

開門迎謁吏民皆呼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

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以為不可彤曰吏

民歌吟

注河津流還詭稱冰堅可渡是以安眾心而集大軍實是無變之才時追騎將迫有進無退使既至河復流斷如故亦惟有鼓勇而前亂流以濟耳必無異難束手坐待困阨之理河水適合初非霸所逆料也曰天意亦入定者實能勝之也

思漢久矣。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眾，非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且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秀乃止。秀以成主，千里而從，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

二郡兵弱，光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

刁子都兵百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城頭子路者東平人，爰曾字子

路起兵盧城頭，因號焉。眾至二十餘萬。刁子都即前起兵東海者也。秀先欲依此二人，光故假以為檄。吏民得檄，轉相告語。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耿純各率其宗親子

弟迎秀，眾稍合，至數萬人。北擊中山。漢國今直隸定州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其擊邯鄲郡縣，復響應。時真

楊起兵附王郎，眾十餘萬。秀遣劉植說降楊，因納楊甥郭氏為夫人以結之。真定王楊，漢書作陽，武帝封常

山憲王舜子平為真定王。傳國五世至陽王莽時，國除。南擊元氏。今縣本漢置屬直隸正定府

房子。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高邑縣。皆下，因入趙界。時王郎大將李育屯栢人前。注見前進戰，大破之。育還保城，攻之不下。于是

引兵拔廣阿。漢縣，故城在今趙州隆平縣。延岑，字叔牙，南陽人。據漢中。漢中王嘉，春陵考侯仁之孫，字孝孫，更始封為王。擊降

之。岑起武當。漢縣，以武當山名，山在湖北襄陽府均州南。今州北有延岑城，岑所築。遂據漢中。復略南陽。漢中王嘉擊破之于冠軍。霍去病所封，岑邑。注見前。乃降。嘉都南鄭。注見前有眾數十萬，校尉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說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

平。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

遵一吏而能執法如此
其將譽已見一斑光武旋
怒旋用是真能納言真能
止人者必如是而後可益
國制之君

為書薦復及長史陳俊

字子昭南陽西鄂人

于秀秀以復為將軍

俊為掾

時祭遵為秀軍市令秀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秀怒將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軍眾整

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貫之以為刺姦將

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

卿也

祭氏周祭伯之後以國為氏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

夏四月大司馬秀以上谷漁陽兵進拔邯鄲斬王郎

初蓟中之亂耿弇與大司馬秀相失乃北走昌平

漢縣今屬

州屬順天府

就其父况請擊邯鄲况以邯鄲方盛力不能獨

拒寇恂曰東約漁陽同心合眾邯鄲不足圖也况遣恂

約彭寵寵吏吳漢蓋延

字巨卿漁陽要陽人

王梁

字君嚴漁陽安陽人

方勸寵從秀會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使漢延梁將之攻

蓟斬郎將趙闕恂自漁陽還與長史景丹

字孫卿馮翊灤陽人及

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以下三

萬級定縣二十有二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眾景丹

問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城中初傳言二

郡兵為邯鄲來秀自勒兵登城問之耿弇拜于城下具

言發兵狀秀乃悉召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

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方與

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丹等為偏將軍加况寵大將

軍

封列侯會更始遣尚書令謝躬

字子張南陽人

率六將軍討郎

不能下秀與合軍圍鉅鹿郎太守王饒城守月餘連攻

不克耿純曰久守王饒士眾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

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四月進

光武平王郎燒誘書胡寅以為意師高和封雖齒然

高祖因沙中偶語以張良之策用權變光武則不因贊勸出於幾先以視高祖雖六不倫而精處行間矣

軍邯鄲連戰破之。郎遣杜威請降。威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與乎？」威求萬戶侯。秀曰：「願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遂拔邯鄲。郎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分吏卒皆言願歸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異為人謙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更始立大司馬秀為蕭注見前。王。

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令罷兵。蕭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為南州牧，革順

蔡充為上谷太守。蕭王居邯鄲宮，書卧温明殿，耿弇入請歸

上谷益兵。王曰：「河北略平，益兵何為？」弇曰：「王郎雖破，天

下兵革方始。聖公不能辨也，敗必不久。」王起坐曰：「卿失

言，吾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

「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

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

而諸將擅命于山東，貴戚縱橫于都內，元元叩心，更思

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

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東方

來，欲罷兵，不可從也。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

于更始。時虎牙將軍鮑期亦勸王毋就徵，期初從王，徇

大呼左右曰：「趕衆皆披靡，及是進說。」王笑曰：「卿欲遂前

趕邪？」鮑音姚，期字次況，潁川人。趕與蹕同，惟天了

稱得。

秋蕭王擊降銅馬諸賊南下河內。

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青

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等或以山川土地為

名或以軍容疆盛為號各領部曲眾合數十百萬人所

在寇掠蕭王將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為大將軍持節

發幽州突騎苗曾不從漢收斬之弇亦斬韋順蔡充悉

發其眾秋王擊銅馬于鄔漢書作鄔音若么反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直隸保定府

東鹿吳漢將突騎來會王堅營自守絕賊糧道賊夜遁

去王追擊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

銅馬餘眾合王復與大戰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

降者猶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

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詰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

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于

是關西號蕭王曰銅馬帝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

鐵脛十餘萬眾在射犬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王擊破之南徇

河內太守韓歆降歆同邑人今彭澤漢兵初起時守宛攻

徒續曰彭堅心執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封之以勸

後乃封彭歸德侯及竊遇害彭授淮陽都尉道阻不得

之官乃依歆河內歆既降王召見彭彭曰幸蒙司徒見

全未有微德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王深接納之岑

古岑子國之後彭字謝躬數欲襲王未發率兵數萬屯

鄴王遣邀尤來躬兵大敗王使吳漢岑彭襲鄴躬還漢

等斬之其眾悉降明年蕭王擊尤來大搶五幡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為所敗歸保范陽軍中

不見王或言已歿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王

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眾乃定賊雖戰勝而素歸大威

魏志

卷之二十一

漢推陽王

三五

夜遂遁去。大軍復進，斬首三千餘級。賊入漁陽，王遣吳
漢等十二將軍追擊之，破散略盡。賈復與五校戰，傷創
甚。王大驚曰：「我所不以令復別將者，以其輕敵也。果然
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
嫁之，不令其憂妻也。」復病尋愈。

冬，赤眉西攻長安。

赤眉雖數戰勝，而疲敝愁泣，思欲東歸。樊崇等慮眾東

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于是崇逢安，自武關徐宣、謝祿

楊音從陸渾，武關、陸渾，注俱見前。兩道俱入，更始遣蘇茂等拒之。

軍敗，赤眉遂進至湖。注亦見前。

秦豐據黎邱，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自稱楚黎王。章懷曰：豐本黎地，故稱楚黎王。

楚黎王。

豐自莽末起兵，攻得十有餘縣，遂自稱為王。時汝南田

戎攻陷夷陵，注見前。自稱掃地大將軍，與豐合。豐以女妻

之。

蕭王遣鄧禹將兵入關，寇恂守河內，馬異拒洛陽，自引兵

徇燕趙。

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為前將

軍，將兵西入關。時朱鮪、李軼守洛陽，鮑永字君長，宜之

尚書僕射，安集河東屯太原。田邑為上黨太守。在并州，王以河內險要，富

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于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

有牧民禦眾之才，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

何關中，吾今委公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

兵，勿令北渡。拜馮異為孟津將軍，統兵河上，以拒洛陽。

王乃引兵而北。恂調餼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乙三年。是年依前楚漢之例。一歲兩係。六月以春。正月
酉前為更始三年。光武即位以後。為建武元年。春正月
平陵人方望。以前孺子嬰稱帝于臨涇。漢縣。故城在今甘
肅平涼府鎮原縣。
更始遣兵擊斬之。

方望度更始必敗。更始徵隗囂。囂將行。望止之。不聽。遂
辭囂而去。與安陵人弓林弓。魯大夫叔弓之後。以名為氏。等求得前定

安公嬰于長安。將至臨涇。立之。聚眾數千人。望為丞相
林為大司
馬。更始遣李松擊破。皆斬之。

夏四月。公孫述稱帝于蜀。

先是。更始遣李寶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恢迎擊于縣。
漢縣。故城在今四川
縣州德陽縣。大破之。述遂自立為蜀王。民夷

皆附至是。功曹李熊說述宜稱天子。述遂即帝位。號成
家。改元龍興。熊為大司徒。述弟光為
大司馬。恢為大司空。

朱鮪殺李軼。攻溫。平陰。漢縣。故城在今
河南府孟津縣。馮異寇恂擊破之。

馮異遺李軼書。為陳禍福。勸令歸附。軼知長安已危。而
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異書。而不復與爭鋒。故異

得北攻天井關。在今山西澤州府鳳臺
縣關南。有天井泉三所。南下成臯。以東
降者十
餘萬。斬河南太守武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

以白王。王報曰。季文。軼字。
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乃故
宜露其書。令朱鮪知之。鮪怒。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

離。多有降者。鮪遣其將攻溫。自將攻平陰。以綴異寇恂。
聞之。勒兵馳出。移告屬縣。發兵會溫。軍吏諫曰。宜待眾

軍畢集乃出。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將戰，會異遣救。諸縣兵皆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劉公兵到，奔擊破之。異亦渡河擊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

晉書 卷之二十一 後漢 光武皇帝 世祖 光武皇帝 帝名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

世孫。出自景帝子長沙定王。前。生之歲有嘉禾一莖，

九穗之瑞，故名。時有望氣者至春陵，曰：莽末起兵，先是

貨曰：貨泉。人以其字為白。復興漢室，乃即帝位。

建武元年夏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王自薊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先是寇恂、馮異擊破

入賀。馮武進曰：大王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

而馳騫逐之乎？王曰：將軍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王

使出曉之。王不許。到南平棘。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諸將復固請

至是復請。王不許。到南平棘。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諸將復固請

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

晉書 卷之二十一 後漢 光武皇帝 世祖 光武皇帝 帝名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

世孫。出自景帝子長沙定王。前。生之歲有嘉禾一莖，

九穗之瑞，故名。時有望氣者至春陵，曰：莽末起兵，先是

貨曰：貨泉。人以其字為白。復興漢室，乃即帝位。

建武元年夏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王自薊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先是寇恂、馮異擊破

入賀。馮武進曰：大王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

而馳騫逐之乎？王曰：將軍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王

使出曉之。王不許。到南平棘。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諸將復固請

至是復請。王不許。到南平棘。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諸將復固請

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

晉書 卷之二十一 後漢 光武皇帝 世祖 光武皇帝 帝名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一 後漢 光武皇帝

或以光武信圖讖為非然
時承喪亂眾志未齊出險
濟艱自不付不假神道以
設教耳此不足為盛德之
累觀後竇融之旨可知向
亦作論之

王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位號乎諸將且出
耿純進曰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于樊石之間
者其計固欲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
時逆眾不正號位士大夫望絕計窮有去歸之思大眾
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
高漢縣故城在今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
宗廟之憂在于大王會儒生彊華風俗通作彊王微
舍自關中奉赤伏符識記之書曰符漢尚時在長安常與華同
秀發兵捕不道四裔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
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
之際羣臣因復奏請乃即位于鄴南改元曰建武大
救天下改鄴曰

長安亂。

張卬與諸將議曰赤眉且至見滅不久不如掠長安而
歸南陽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入說更始更始
怒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扼續漢志新
亭即椒城以拒赤眉卬與中屠建隗囂囂降更始為
鴻門注見前合謀欲共劫更始成前計更始知之斬建使兵圍囂第
卬等勒兵燒門入戰更始大敗奔新豐復疑王匡等與
卬合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斬之匡入長安與卬等合
更始攻之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乃復入隗囂走
歸天水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赤眉進至華陰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說樊崇等

曰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爲

然乃于軍中求城陽景王章之後時赤眉軍中有齊巫常祠景王王詭言王

怒曰當爲縣官何故作賊諸將得七十餘人唯益子最驚怪又以方陽言乃求景王後

親益子者故式侯萌之子赤眉掠益子與其二兄恭茂俱在軍中恭見更始洛陽紹封式侯隨人關茂與益

子留赤眉中爲劉俠卿牧牛號曰牛吏崇等議所立益子以探符得之遂共立爲天子徐

爲丞相樊崇爲御史大夫逢安爲左大司馬謝祿爲右大司馬揚音以下皆列卿時益子年十

五被髮徒跣見諸將皆稱臣拜恐怖欲啼益子雖立仍歸俠卿所時

欲出從牧兒戲使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

秋七月以鄧禹爲大司徒王梁爲大司空吳漢爲大司馬

伏湛伏氏出伏羲之後湛字惠爲尚書令

帝使使持節拜禹大司徒封鄧按赤伏符以梁爲大司

空符曰王梁主衛作元武時梁爲野王令帝以野王衛地元武水神司空水土官特拔梁爲之又欲

以讖文用孫成行大司馬衆不悅乃拜漢初更始以伏

湛爲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一境

以全帝徵爲尚書使定舊制又以禹西征拜湛爲司直

行尚書事朝三省注東都之司徒西都之丞相也司直即丞相司直

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注見詔封更始爲淮陽王

王匡張卬迎降赤眉連兵而進遂入長安更始單騎走

先是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敗乃出從更

始于渭濱至高陵將相皆降唯丞相曹竟不降手劍格

死帝憐更始破敗詔封爲淮陽王

賈賈之漸至濫觴於饋遺
高茂力斥奸民似安徒猶
吏因米肉不問肆行苟且
撥禮廢律害民又可謂乎
此亭長亦予以薄德為宜

以卓茂

字子康南陽宛人。

為太傅封褒德侯。

茂寬仁恭愛哀平間為密

漢縣今屬河南開封府。

令視民如子舉

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

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

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義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政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民久矣凡人所以遺之者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日歸念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

平帝時王莽遣王勸農桑

密人老少

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

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

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

帝遣吳漢率朱祐

字仲先宛人。

等十一將軍圍朱鮪于洛陽

數月不下帝以岑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

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

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

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

鮪乃降

鮪封扶溝侯傳累世。

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

注見前。遂定

都焉

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橫詩救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召見詩賜榮戟擢任之。杜

詩字君公河內汲人棠戟前驅之器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王公以下皆用之。

淮陽王降于赤眉尋被殺

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乃遣劉恭請降。赤眉使謝祿受之。劉恭請如本約。崇等封更始為長沙王。常依謝祿居。恭亦擁護之。已。三輔苦赤眉暴虐。欲盜出更始。張卬等以為慮。使謝祿縊殺之。

劉恭夜往藏其屍。帝使鄧禹葬之于霸陵。

鄧禹引軍屯枸邑。

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邠州三水縣。

禹擊定河東。

斬更始將樊參。劉均等。

遂渡河。破左輔兵。

更始左輔都尉公乘

歙。引眾十萬。拒禹。禹擊破之。

是時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

迎。出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垂髻戴白。滿其車下。莫不

感悅。于是各震關西諸將。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吾眾

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

入長安。財賦方盛。鋒銳未可當。夫盜賊羣居。無終日計。

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注俱見前。饒穀多

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觀其敝。乃可圖也。于是引

軍北至栒邑。所至郡縣皆開門歸附。

頃之將軍馮愔宗。歙手權相攻。愔遂

殺歙。因反擊禹。帝聞之。使尚書宗廣諭降愔。愔懼。軍黃

防縛愔歸罪。廣并降更始諸將王匡。成丹等。至安邑。蓋

十一月。梁王永稱帝。

十二月。隗囂據天水。

漢郡。治平襄。故城在今甘肅鞏昌府通渭縣。

自稱西州上將軍。

歸天水。招聚其眾。復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

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器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范滂

平陵人為師友。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為祭酒。申屠剛見前。杜林

字伯山，扶風茂陵人。為治書。馬援字文淵，茂陵人。王元字惠子，孟津人。等為將軍。

班彪字叔皮，犍為資中縣人。之屬為賓客。由是名震西州。聞于山東。

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

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璞，且從所好。遂至北地牧田。

常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

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

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器甚敬重，與決籌策。

實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據河西自稱五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是為

河西大將軍。實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

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

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章懷太子

可以保全。乃因趙萌求為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懷輯

羌虜，得其歡心。與酒泉太守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等金城太守

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庫車

章懷曰：庫車、舍庫、史後。今羌中有姓庫者，音舍，承鈞之

後也。史苞、茂陵人。五人尤厚善。及更始敗，融與統等計

議。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

議同心戮力，則不能守。權均力齊，復無以相牽。當推一

人為大將軍，共全議。既定，眾推統。統辭，乃推融行河西

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

庫鈞為金城太守，如故。而融亦仍居河西。民俗質樸，融

屬國領都尉職置從事，監察五郡。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羌胡咸服。流民歸之。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據安定，自稱西平王。匈奴迎之，立以為漢

帝。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帝。

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詐
惑安定間及更始敗芳自立為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

匈奴結和親單于以漢中絕劉氏來歸當如漢立呼韓

邪令尊事我乃使騎迎芳人匈奴立為漢帝四年五原

迎芳入塞居九原縣芳自稱天子與匈奴通兵侵若北邊

鄧禹承制以隗囂為西州大將軍胡三省注承制言承制詔而命之也後之承制

此始

馮愔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囂擊破之于是禹承制遣

使持節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胡方注俱事

丙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食

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

及是日大會盆子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

為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

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

涕泣噓唏崇等憐之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後

不敢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

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

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

悉封諸功臣為列侯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

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臣託屬

掖庭仍加爵土。不可以示天下。帝從之。陰氏齊管郎

仲七世孫修。為楚陰大夫。因氏焉。識字次伯。新野人。郎

中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典諸侯封事。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

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帝以為能。尚書眾

事。令總錄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

立宗廟郊社于洛陽。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

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赤眉西掠安定。北地。鄧禹入長安。

長安城中食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

西。眾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于是鄧

禹南至長安。謁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于洛陽。隳除劇

陵。置吏士奉守。是秋九月。赤眉欲上。謂其將

鄧禹擊之。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遂復入長安。

時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逢安擊之。岑大破安軍。死者十

餘萬人。

真定王楊謀反。伏誅。

楊造讖記。楊病瘦。因造讖記曰。赤兒與綿蔓。漢縣。故城

正定府。賊交通。帝遣將軍耿純。持節行幽冀。密敕收楊

獲鹿縣。賊交通。帝遣將軍耿純。持節行幽冀。密敕收楊

純至真定。邀楊相見。純。真定宗室之出。因閉閣誅之。

二月。帝幸修武。漢縣。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鮑永來降。

先是。更始上黨太守田邑。知更始敗。舉郡來降。帝因遣

使者持節徵鮑永。永與其將軍馮衍。衍自說廉丹不聽

至。以為立疑不肯降。或言更始隨收繫使者。遣使至長

安。詔問虛實。至是永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使者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安在？永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既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

大司空梁罷。以宋弘。

字仲子。長安人。

爲大司空。

封宜平侯。

弘薦桓譚。帝問弘通傳之士。乃薦譚。爲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謝。良久乃已。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免冠謝曰：所

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

罪也。帝改容謝之。

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語朝臣。徵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

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湖陽公主。帝長姊。名黃。

漁陽太守彭寵反。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

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帝卽

位。吳漢。王梁。爲三公。寵愈怏怏。幽州牧朱浮。

字叔元。沛國蕭人。

年少。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多發倉穀廩贍之。寵以爲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數譖寵。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徵寵。寵

益自疑其妻素剛固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往喻寵留

之遂發兵反攻浮于薊又數遣使要誘

延岑反據漢中公孫述擊取之

延岑復反漢中王嘉敗走岑遂據漢中為更始將李寶

所破走天水公孫述遂取南鄭嘉擊之不利岑引北入

散關在今陝西漢中府鳳縣東北嘉追擊破之述遣將從閬中今縣本漢

置四川保漢縣注東據扞關注亦見前于是盡有益

州之地

遣執金吾賈復擊郾大司馬吳漢擊宛皆降之

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曰郾最

疆宛為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

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郾破

之尹尊降漢擊宛宛王賜奉更始妻子詣洛陽降帝封

賜為慎侯是秋賈復擊召陵新息皆平之復部將殺人

知之不欲與相見于頴川太守寇恂戮之復以為耻欲殺恂而

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

頗者為國也乃救縣屬益供具諸酒醪執金吾軍入界

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于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

追之而更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

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

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于是並

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封諸宗室為王侯後漢諸王國所治邑多仍前漢餘

帝叔父良字次伯帝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兵族父

歙字經孫其子終與帝少相親愛更始入關封歙元氏王終為侍中族兄祉字巨伯春

之子更始封後徙歙

為定陶王皆自長安來于是封良為廣陽王後徙祉

為泗水王。祉為城陽王。歙子終為淄川王。又封兄纘子

章。纘長子。為太原王。後徙與子。纘次。為魯王。嗣帝。更始三子。

求。歙鯉皆為列侯。帝以伯升首起遭害。小長安之敗。兄

齊武王。仲為魯哀王姊。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

夏六月。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

初。帝從更始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帝微時。適新

心悅之。及至長安。見執命。吾車騎甚盛。因嘆曰。既即位。

仕宦當作執命。吾妻當得陰麗華。遂納焉。遣使迎至。立為貴人。帝以貴人雅性寬仁。欲立為后。貴

人以郭貴人有子。辭不肯當。乃立郭后。

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降之。

帝幸內黃。漢縣。今屬河南。南彰德府。白率諸將大破五校于薊。置

陽。各水經注作并。在內黃縣東。降其衆五萬人。先是。子都為其

諸賊。會檀鄉。因號檀鄉賊。是年渡河。與五校合。寇

清河。帝遣吳漢等擊破之。降者十餘萬。漢又與焉。擊

五校。五校皆破。三年。吳漢率耿种。蓋延。擊破

于軹。西四年。漢又擊破五校于箕山。是冬。漢率耿种

王常等擊富平。獲索子平原。五年春。漢大破賊衆。兩道

河。除黨。進至渤海。皆平之。于是諸賊悉定。檀鄉亦曰

檀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北。軹。漢縣。

將軍蓋延克睢陽。劉永走湖陵。注見前。

帝遣蓋延督馬武等四將軍伐永。故更始將蘇茂與俱

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據廣樂。故城在今河南降永。永封

陽。延等擊破永別將。遂圍睢陽。數月。克之。永奔譙。漢縣。故城

在今江西南。穎州府亳州。茂與佼彊周建合軍三萬人救永。延與戰

于沛西。大破之。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明年。吳漢

等圍蘇茂于廣樂周建率眾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

漢中王嘉降

故更始將廖湛以赤眉十萬眾擊嘉嘉大敗之遂就穀

雲陽帝素與嘉善令鄧禹招之嘉妻兄來歙字君叔新野人帝

之姑子也亦勸嘉乃詣禹降至洛陽帝封禹順陽侯

將軍鄧奉反

吳漢徇南陽多侵暴鄧奉謁歸新野怨漢掠其鄉里遂

反攻破漢軍屯清陽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內南召縣與諸賊合從先是

王常自鄧來歸更始封常為鄧王帝慰勞之甚歡及奉反帝于

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心

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彭等討奉

時堵陽人董詠反宛城揚州將軍堅鐔攻宛拔之詠走者鄉與鄧奉合堵音者章懷曰堵鄉在方城縣方城今南陽府裕州是堅鐔字子攸潁川襄邑人

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

鄧禹戰數不利歸附者日散帝乃遣馮異代之敕異曰

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

無所依訴將軍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

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

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

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

受命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

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

折筮咎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詔復宗室列侯為莽所絕者。

三輔大饑赤眉東出馮異與戰破之。

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為

營堡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帝遣侯

進屯新安注見前耿弇屯宜陽注亦見前敕曰賊若東走可引

宜陽兵會新安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

遇於華陰戰數十合降五千餘人。

丁亥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

鄧禹馮異與赤眉戰敗績。

鄧禹慚于受任無功數以饑卒微赤眉戰輒不利及與

馮異遇乃要異共攻之異曰賊眾尚多可以恩信傾誘

難卒用兵破也禹不從遂戰軍潰既而復戰又大敗禹

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走上回谿坂與麾下數

人歸營收其散卒堅壁自守鄧禹上大司徒印綬詔以為右將軍

立四親廟于洛陽

親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春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是為四

馮異大破赤眉于崤底崤山之底即一賊眾東走帝勒軍

官陽降之得傳國璽綬

異與赤眉約期會戰預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

側迨賊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長賊氣衰伏兵卒

飢卒微戰為馮異則是不知兵機而貽異難選懦者流以口實矣謂馮為忿兵無成或庶幾耳

罪之

起衣服相亂不復識別遂驚潰追擊大破于峭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餘眾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在今河南陝州盧氏縣南齊時赤眉眾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明日陳兵臨維水合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

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

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

田宅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劉恭為更始報讎殺謝祿自繫獄帝赦不誅樊

崇逢安後反伏誅徐宣陽音卒于鄉里

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海州王張步為齊王步

殺光祿大夫伏隆字文伯湛之子

青徐羣盜張步等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帝使伏隆

持節安輯二州拜步東萊太守永聞之即馳使封步為

齊王并封董憲為海西王步貪王爵欲留隆隆不聽求

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曰臣雖困

阨授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奏召其

伏隆見危授命正氣凛然
光武且許求還之言始以
寬慰其父耳豈真欲其歸
許乎免乎

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

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

三月以伏湛為大司徒

彭寵自稱燕王

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度此反虜勢

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

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况遣騎來救浮乃脫身走薊

城遂降于彭寵寵自稱燕王

涿郡太守張豐好方術有道上言豐當為天子以五

絲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與彭寵

連兵明年祭遵等討豐禽之將斬豐曰別石有玉璽傍

帝自將征鄧奉夏四月奉降誅之

帝至堵陽

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裕州

董訢降奉逃歸帝追之至小

長安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祐降

祐先為奉所執故因之請降

帝憐奉欲宥之岑彭耿弇諫曰奉背恩反逆陛下親在行陳猶

俟兵敗乃降不誅無以懲惡于是斬之復朱祐位

馬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

延岑既破赤眉欲據關中時關中眾寇猶盛

各稱將軍據地擁兵

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岑引之攻異真擊大破之諸營堡附岑者

皆來降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饑餓道路斷隔委

輸不至異軍中悉以果實為糧詔拜趙匡為右扶風將

兵助異并送縑穀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

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眾

歸本業威行關中餘寇悉平延岑攻南陽耿弇大破之遂走歸秦豐岑護軍鄧仲况據陰縣劉歆孫襲為其謀主前侍中蘇竟以書曉之仲况與襲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于家延岑後奔蜀公孫述以為大司馬漢陰縣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光化縣蘇竟字伯况平陵人劉襲字孟公

夏五月帝還宮

乙卯晦日食

秋七月劉永將慶吾齊大夫慶父之後以字為氏斬永降蘇茂等復立

永子紆為梁王

睢陽人反城迎永蓋延圍之百日永與蘇茂周建突出

將走鄧在見前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以降封吾為列侯

蘇茂周建奔垂惠聚名在今江南潁州府蒙城縣共立永子紆為梁王

後彊奔保西防明年秋帝遣馬武王霸圍劉紆周建于垂惠又明年二月蘇茂救建馬武為茂

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閉營堅壁示不相援茂乘勝前進紆建亦悉出兵與武合戰良久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尊霸安坐不動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閉城拒之建于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倭疆

冬十月帝如春陵祠園廟十一月還宮

李憲稱帝都舒今廬州府舒城縣是

置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

遣大中大夫來歙使隗囂

帝謂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

自歸則述自亡之執不足圖也帝乃令歛使囂囂腹心

議者多勸囂通使京師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

子^戊四年秋八月帝如壽春以侯霸字君房河內密人為尚書令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會

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文少舊臣霸明習故事

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冬十月帝還宮

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

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閭相善以為既

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見援交拜禮畢延

援就客館備威儀會百官為援立舊交之位述誓折而

入禮鄉其盛欲留援援謂其客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

不吐哺迎國士與圖成敗乃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何

足久留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非底蛙耳而妄自尊大

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洛陽初到良久中黃門

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遠遊

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拔頭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

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

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

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

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

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已遣來歙送援歸隴右

公孫述遣兵屯陳倉將徇三輔馬異迎擊大破之諸遣兵佐異有功帝報以手書是後每與異合勢控述述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授囂囂斬其使以故蜀兵不復北出陳倉秦縣故城在今鳳翔府寶雞縣

太傅褒德侯卓茂卒

十二月帝如黎邱遣將軍朱祐圍秦豐豐岑彭擊田戎

初帝征鄧奉還遣岑彭南擊秦豐豐拒彭于鄧漢縣即國注彭擊破之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兵不得進彭乃見前彭擊破之聲言西擊山都緩所獲虜令得亡歸告

豐豐悉其眾西邀彭彭乃潛軍渡沔擊破豐將張揚從

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邱擊破諸屯兵山都漢縣故城在今襄陽縣沔漢水上流也孔進圍黎邱別道將安國曰沔至漢中台漢五相通稱揚州

悉定至是凡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食且

盡帝幸黎邱勞軍招豐降豐不肯降帝以豐轉弱令朱

祐代彭守之使彭擊甲戎戎間秦豐被圍懼引兵至黎邱欲降其妻兄誑之而先降

以書招戎戎怒其賣已遂亡歸山陵彭進擊大破之戎夷陵戎奔蜀公孫述遣為翼江王

五年春正月帝還宮

二月彭寵奴斬寵來降封奴為不義侯

寵妻數為惡夢又多見怪變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

信之使將兵居外寵齋在便室著頭子密等三人因寵

卧寐共縛之收取金玉寶物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

將軍開門書成斬寵及妻頭馳以詣闕明日官屬始覺

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

祭遵降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為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于法昭示王度反乃擗于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

印七卷通鑑卷之二十一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帝斬公孫述之逆奴而寵
然子密雖寵之逆奴而寵
實國叛臣與王之際制
本梁嗣不得行其為
後般義士願民其事可
及例也然對侯則已過而
不歸以不義是誠何據耶

遣將軍耿弇討張步

先是耿弇從容言于帝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于漁陽取張豐于涿郡還收諸賊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至是弇與吳漢擊降羣賊于平原因詔弇進討張步弇率騎都尉劉歆字細君植泰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

遣將軍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將討之

龐萌為人逆順帝信愛之萌先為更始冀州牧將兵屬謝躬躬敗乃降帝以為侍中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平狄將軍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延譖已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帝

聞之天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為社稷

之臣將軍得毋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屬兵會睢陽

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身被七創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湯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夏四月旱蝗

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為涼州牧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皆假其將軍印綬然囂內懷異心便辯士張元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方今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召豪傑議之皆曰今皇帝

姓名見于圖書前世谷永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况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强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洛陽時帝亦發使遣融書遇鈞于道與俱還見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襪合從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器教劇作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人之拔病

六月秦豐降斬之

豐窮困降于朱祐祐送洛陽斬之

董憲劉紆遣蘇茂佼彊救龐萌帝自將擊破之

董憲在下邳聞帝自討萌乃以劉紆還蘭陵遣蘇茂佼

彊助萌合兵圍桃城即春秋桃邱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西南有桃城舖其旁邱尚存

帝時幸蒙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臨德府商邱縣因自將征之先理兵任城

漢縣今兗州府濟寧州是馳使召吳漢王常等至乃率眾進救桃城

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走從董憲

秋七月帝如湖陵佼彊降蘇茂奔張步董憲龐萌奔胸漢縣

故城在今江南海州梁人斬紆以降

帝自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迎距帝

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使彊率其眾降蘇茂東奔張步憲萌走保胸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其首降吳漢進圍胸

冬十月帝如魯使大司空弘祠孔子

耿弇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

平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將費邑軍歷下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

治西城在歷山之下故名又令兵屯祝阿注見前別于泰山鍾城在今濟南府

府禹城縣漢時地屬泰山郡故曰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拔

祝阿故開國一角令其眾奔歸鍾城鍾城誘致費邑于

巨里城名亦曰巨合城在歷城縣東擊斬之復進兵縱擊諸未下者悉

定濟南持張步都劇注見前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

安漢縣故城在今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

十里弇進軍居二城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

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揚言欲攻西安而出不意攻

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藍棄西安歸劇于是步率兵

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攻弇弇故示弱以盛其氣使

都尉劉歆與戰弇引精兵橫突步陳于東城下大破之

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

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

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敢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

大戰復大破之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數日車駕至

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

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

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

成也帝進幸劇奔復追步蘇茂將萬人救之茂讓步曰大王奈何

就攻弁營既呼茂不能待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

者封列侯步遂斬茂以降其弟藍等自繫所在獄詔皆

赦之封步為安邱漢縣今屬青州府侯弁罷遣步兵各歸鄉里

齊地悉平後步逃奔臨淮欲招其故眾入海陳俊擊斬之

初起太學帝還讀曰旋如視之曾而返也

帝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為大司徒

霸聞太原閔仲叔名貢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

徒勞苦而已仲叔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

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

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隗囂遣子入侍

囂曰比西伯議欲稱王鄭興諫阻又欲廣置職位鄭興

復諫囂病之而止囂嘗問班彪曰昔周亡戰國並爭數世始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于今日

乎彪既疾囂言又傷時方艱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

乃作王命論以感之囂不悟

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囂上書盛

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時盧芳入塞掠據五郡未宜謀蜀帝知

囂不願天下統一于是稍屈其禮正君臣之儀以囂與

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與論

東方事問帝何如高祖援曰不如也高祖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嘗不擇日如卿言

反復已帝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勝邪

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為胡騎校尉封鑄

羌侯以恂能誅擊羌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

制方面其將王元又勸囂毋專心內事元曰天水完富

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圖王不成猶足以士馬最强元請

然其計申屠剛諫曰壘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

吉凶布衣相與尚有不負然諾之信况于萬乘者哉今

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此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

當世願反覆計之囂不納于是遊士長者稍稍去之鄭

交阯牧鄧讓等遣使貢獻

因恂求歸葬父母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洛陽

王莽未交阯諸郡閉境自守岑彭素與交阯牧鄧讓厚

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

行詔命于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

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

交阯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侯錫光者

在交阯教民夷以禮義帝復以南陽任延為九真太守

徵處士周黨字伯况太嚴光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嚴王良

字仲子東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為諫議大夫

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字辨卿。秦代郡人。奏曰：伏見周黨王良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其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卽位，以物色訪之，得于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于富春山。在嚴州府桐廬縣西。各嚴陵山前臨大江。上有東山，以壽終于家。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

丞相所
以其高一
觀纒緣飾
星上干乾
誣失實

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肯見。曰：

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

歎後徵不應，卒于家。時太原王霸北海逢萌亦隱居養志，俱被聘，霸到尚書，拜不稱臣，問

之。答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遂以疾歸。萌客

遼東，天下定，乃還。琅邪不其山中，連徵不起。王霸字

儒仲，廣武人。逢萌注見前，不其山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東南。

庚寅六年春正月，以春陵鄉為章陵縣，復其徭役。

復徭役。比豐沛。

將軍馬成等拔舒，舒人斬李憲降。考是年通鑑及綱目俱遺拔舒事，今依後漢書

補輯。

先是帝在壽春，遣馬成等擊憲，遂圍舒。事在四年，至是始拔

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帛姓，意名斬之以降。

二月將軍吳漢等拔胸斬董憲龐萌
憲萌皆傳首洛陽于是江淮山東悉平

馮異入朝

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異屯兵上林苑中人有上章言

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

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

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是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

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我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

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

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

忘櫓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

不敢忘巾車異在巾車鄉為漢兵所獲事見前之恩留十餘日令與事

子還西

夏四月帝如長安謁園陵

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

先是帝以關東悉平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

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眾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

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

吾賊臣亂子倉猝時人皆欲為君事耳天下神器不可

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又聽荆邯之說邯言漢帝東伐四

公孫皇帝述不答若舉兵天水則九分而有其八梁州之地將有自潰之

變臣之愚計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

江南之會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從風而靡令延岑出

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

大利述然其言欲悉發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

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
成敗于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
述終疑不聽已而述遣兵寇南郡帝乃詔隗囂欲從天
水伐蜀囂上言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

著而攻之帝知其終不為用乃謀討之遣耿种蓋延等

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欽奉璽書賜囂諭旨囂猶豫不決欽遂發憤質責之

因欲前刺囂囂起人部勒諸將欲殺欽王遵諫曰殺之無損于漢而隨以族滅欽為人有信義西州士大夫皆

重之多為其言如得免歸

五月帝還宮

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注見前諸將與戰收績囂遣兵

下隴馮異祭遵擊破之囂降蜀

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諸將與戰大敗囂

乘勝使王元行巡行氏周大行人之官其後以官為氏將二萬餘人下隴

馮異大破巡軍于栒邑巡將取栒邑異馳兵欲先據之諸將以虜方盛不可與爭異曰

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吾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

潛往閉城偃旗鼓巡不知馳赴之異卒擊鼓建旗而出

巡軍驚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于沔漢縣以沔水名故城在今陝西鳳翔府隴

州于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囂降初馬援聞囂欲

貳于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反援上書願

聽詣行在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

使將突騎五千往來遊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

豪為陳禍福以離囂支黨及是囂上疏謝曰吏民間大

兵卒至臣不能禁止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

臣雖不敏敢忘斯義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陽汧水賜囂書曰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于公孫述述以囂為朔寧王是時竇融遣其弟友上書其言臣幸得托先后末屬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將帥守持一隅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而聖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與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業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謹遣弟友詣闕陳誠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間道通書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厚融乃與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奉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于將軍也而忿懼之間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當今西州地勢局迫易以輔人難以自健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人負虛交而易疆樂恃遠救而輕近

敵未見其利也囂不納

六月并省縣國減損吏員

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于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秋九月丙寅晦日食

執金吾朱浮上書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而問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窺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于舉劾懼于刺譏故爭飾詐偽以

牧守久任于親民之職宜爾然使最不得其當則視同傳舍與因循懸礙弊適相等但建武時承彫敝之後日以拊循休養為先此政與省縣吏復田租同不採時切務

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下遊意于經年之外望治于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冬十二月大司空弘免

復田租舊制

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

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建武之初

黃金一斤二年秋野穀旅生野蠶成繭民收其實以爲衣糧五年以後野穀漸少南畝益墾

辛卯七年春三月癸亥晦日食詔百官各上封事不得言聖

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要在

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

先是彭寵誅帝以伋爲漁陽守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郭伋字細侯茂陵人

大司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願陛下屈已從衆以濟羣

臣讓善之功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

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

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

法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以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不爲讖

非之邪興曰臣于書有所未學無所非也帝乃解曰言不當若是邪

以李通爲大司空

以杜詩爲南陽太守

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

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于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

有召父後有杜母。

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歙伐隗囂取畧陽漢道故城在今甘肅秦州秦安

夏閏四月帝自將征囂長費融等率五郡兵以從囂衆皆

降囂奔西城胡三省注西縣城也漢西縣故城在今秦州吳漢引兵圍之。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字懷曰番音回中

注見徑襲畧陽斬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

聞得畧陽甚喜又聞吳漢等諸將爭馳赴之以爲囂

失所恃亡其要領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

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因追漢等還囂果使王

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山名注見前道牛邯

軍瓦亭關名在甘肅平涼府華亭縣西北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畧

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塹山築隄激水灌城來

歙與將士固死堅守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

月帝自征囂光祿勳鄧憲字子橫汝南人諫曰東方初定車駕

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西至漆後漢爲新平今爲邠州隸陝西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阻險計

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諫如囂將帥有土崩

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

勢開示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晰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

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第一後漢書郡國志安定郡高平有第一城高

平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是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

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

朝會禮容多不肅融

初未存戰功但往來詔
囂以剛毅不辱命自見耳
及囂賜之役進襲退守材
器卓然不在鄧禹歙下
鄧與馬援護諸將屯長
安至灑危力封遣秦將
不變于載亦猶有生象

先遣從事問會兒儀帝聞而善之以
宣示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以殊禮
來歙招降囂將王遵至是遵以書喻牛邯邯即來歸俱
拜大中大夫于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
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漢縣
故城在今秦州畧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尊寵之也在
諸將之右進幸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
保無他也囂終不降于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
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漢縣故城在今河南
光州固始縣侯弟友為顯親後漢侯國故城在今甘肅秦州侯及五郡太守
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領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手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
意危備上民無擅離部曲

何是不平天下何能統一
豈不待不意擊之吾不知
是云云特為謙之詞若事
不可坐失

穎川盜起秋九月帝還自上邽六日自將討平之遂還宮
穎川盜羣起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
不用郭子橫之言八月帝自上邽長夜東馳賜岑彭等
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
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九月車駕還宮帝謂執
金吾寇恂曰穎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
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穎川聞陛下有事
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
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穎川盜賊悉降
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乃留恂長社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許州長葛縣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時東

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東光侯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著于衛地遣使拜大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純初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冬十一月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兵下隴校尉溫序

溫氏音郤至食采于溫其後以邑為氏序字次房太原祁人死之

楊廣死隗囂窮困岑彭壅谷水水經注作西谷在今秦州灌門城

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兵五千餘乘高卒

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眾方至漢軍大驚未及陳元等

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本冀戎地漢置縣故城在今甘肅鞏昌府

伏羌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諸將亦相隨而

退于是天水隴西校尉溫序為囂別將荀宇所執欲降

之序大怒叱曰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擲殺數人宇眾

爭欲殺之宇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于

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毋令須汚血遂伏劍而死從

王忠持其喪歸洛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穎陽漢縣故城在河南許州侯祭遵卒于

軍詔馮異領其營

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

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土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

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尤

甚後每朝會輒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隗囂死諸將立其子純

囂病且餓恚憤而死王元周宗立囂小子純為王總兵

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會助純帝使馮異擊之異與匡俱戰且一年遣來歙馬援護諸將屯長安歙上書言公孫述以隴西天水乃皆斬之為藩蔽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今西州新破民人饑餓若招以財穀其眾可集也帝然之于是詔于汧積穀六萬秋八月歙率異等討隗純于天水

封陰就為宣恩侯

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詎帝甚傷之封貴人弟就為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漢字君漢欲封之置印綬于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歎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盼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誇奢益為禍

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絕與抑同卒不為宗親求位

甲午十年夏征西大將軍陽夏胡三省注馬異傳異封陽夏侯馬武傳列二十八人將官位

名姓曰夏陽侯馮異未知孰是侯馮異卒于軍

秋八月帝如長安遂至汧隗囂將高峻降冬十月來歙等

攻破落門聚名在伏羌縣今縣有落門河隗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

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耿弇等圍之一歲不

拔帝自將征之進幸汧遣寇恂招降恂至第一峻遣軍

師皇甫文出謝辭禮不屈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

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

城門諸將皆賀因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

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

腹心以奪其氣深辨高峻之無益是以其應如響其機神速不可以形迹意揣實知此善應哉

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

曰非所及也冬十月來歙與諸將攻破落門周宗行巡

等將隗純降後純與賓客亡入王元遂奔蜀時先零羌

歙擊破之于是開倉廩以賑饑乏隴右遂安而涼州通焉

帝還宮

乙未十一年春三月遣吳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破其浮橋

遂入江關荆門虎牙二山之間曰江關荆門在江南屬荆州府宜都縣虎牙在江北屬宜昌府東湖縣兩

山相對為大江絕險處

先是公孫述遣其將田戎在滿程汎將兵下江關拔夷

陵因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攢柱木為柱也

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至是岑彭屯津津地名

州府江陵縣有津鄉城數攻之不克帝遣吳漢率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

宗及臧宮字君翁潁川人劉歆發荆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荆門閏月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

賞于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

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杷鈎其鈎鈎船使不得退又逆拒之使不得

得進故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

曰反杷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

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田戎走保江州

注見前彭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百姓大喜爭開

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到江州以

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

江漢縣今四川重慶府合州是後魏分置章懷注收
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船名橈小機露橈
謂露機在外人在
船中繼進

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漢縣故城在今秦州徽縣夏六月諸將擊破之
述使盜殺監護使者來欵詔以將軍馬成代之

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環氏楚環拒河池六

月來欵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漢道括

州同谷縣漢下辨道也故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

刺欵未殊馳召蓋延延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欵叱延曰

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

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延收淚疆起受所誠欵自書表曰

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

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大中大

夫段襄晉鰥可任願陛下裁察投筆抽刀而絕帝聞大

驚省書攬涕以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

帝自將征蜀秋七月次長安

岑彭及將軍臧宮大破蜀兵王元以其眾降

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漢縣屬

酈道元謂之小黃漢以別于郡也及資中漢縣故城在

故城在今四川潼川府遂寧縣又遣將侯丹拒黃石今四川資州

資陽又遣將侯丹拒黃石今謂橫石灘在四川重慶

府治彭使臧宮從涪水今涪江出四川松潘衛逕龍安

州東上平曲胡三省曰水經注涪水逕縣竹縣又東南與

意此即平曲也。拒延岑。自分兵浮江而下。還江州。襲擊侯丹。大

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漢縣。故城在今四川

眉州彭山縣。使精騎馳擊廣都。漢縣。今成都府雙流縣是。去成都數十里

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

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于沅水。光武紀。沅水

經注。沅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本作沅。及沅水。章懷太子

者。並非考。沅水在今潼川府射洪縣東南。臧宮衆多。食

少。轉輸不至。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

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

騎。挾船而進。呼聲動山谷。岑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

擊。大破之。岑奔成都。宮乘勝追北。軍至平陽鄉。胡三省注。平陽鄉當在綿竹縣。王元舉衆降。帝與述書。言禍福。示以

丹青之信。述省書。太息以示所親。常少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言少。隆以憂

死。

帝還宮。

冬十月。公孫述使盜刺殺征南大將軍舞陰。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泌

陽縣。侯岑彭。

彭所營地。名彭亡。山名。在眉州彭山縣東北。水經注。謂之彭模。寰宇記亦謂之平模。惡

之。欲徙會日暮。公孫述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刺殺彭。監

軍鄭興領其營。侯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

犯。蜀人立廟祠焉。

先零羌叛隴西太守馬援。及將軍馬成等擊破之。

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所有。隗囂不

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請如舊制置護羌校尉持節

為帝言隴西非馬援莫能定帝乃拜援隴西太守援擊

先零羌于臨洮破之既而諸種數萬屯聚寇鈔拒浩誓

置子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時廷臣議棄金城破羌以西

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

援于是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堠開導水田勸以耕牧

民皆樂業援又招降塞外民羌復其侯王君長印乃罷

馬成軍後二年參狼羌寇武都援復擊破之降三萬餘人于是隴右清靜參狼羌別種名武都注見前

十二年秋七月大司馬吳漢進攻成都冬十一月公孫

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

吳漢以舟師泝江而上大破蜀兵擊破述將魏黨公孫

遂拔廣都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旋乘利與劉尚

進逼成都漢阻江作浮橋使尚屯江南相去二十里帝

賊若出兵綴公以衆攻尚尚破公必敗矣詔書未到述

召厲諸將閉營三日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斬述將謝豐袁吉自

是漢與述戰于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

中藏宮拔綿竹破涪城涪縣城也在今綿州斬述弟恢復攻拔繁

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延岑岑襲擊破吳漢

軍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

當得業破羌以四邊患
時可已接因勢利聲俾
耕牧有資正與趙充國
田澤中同一遠慮

去蜀郡太守張堪字君游宛人為諷者帝使領聞之馳

往見漢說讀如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冬十一

月臧宮軍咸陽門成都城門名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

扼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至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

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

午奔陳刺述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

夜死明日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

族延岑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

尚曰賊降三日吏民從服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

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殊失斬將弔民之

義也帝既平蜀詔贈帝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二人皆勸

述降事祠譙元以中牢述聘巴郡譙元元不詣遣使者

亦奚恨遂受毒藥元子瑛願奉家錢元曰保志全高死

千萬為博土業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賜以毒酒業乃

嘆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遂飲藥而死

又述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嘉曰大

馬猶識主况于人乎皓先自刎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

聞而嘆曰後之哉乃徵費貽任永馮信健為費貽不肯

對使者伏劍而死佯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托青肯以辭徵命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見

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于是西

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

上詔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既至詣城門上印綬詔遣使

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牧

等事上官固非其論至謂
出臣不和和臣不忠語亦
有皆恭和衷固虞廷戀
政之經和而至於朋黨
私則不可耳憂字和同之
辨頗當

又以梁統為大中大夫姑臧漢縣今曰武威為甘肅涼州府治長孔奮
字君魚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天下未定
茂陵人為武都郡丞士多不修檢操奮在職四年力行
清潔為眾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未能自潤及從融入
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唯奮單車就道帝以是賞之時在
延左遷睢陽令帝擢為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
官無失名譽廷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
公臣子之節善事上官臣不
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雍奴漢縣故城在今順天府武清縣侯寇恂卒
十二月以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時李通請罷

十三年春正月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

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大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
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
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上雅不喜聽音

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洛陽城十

二支上東者寅方門也每門候一人屬城門校尉鄧曄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

面于門間曄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
即方入明日曄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如

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曄布百疋貶東中門候

盧芳奔匈奴

先是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邊詔將軍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

等擊之不克至是芳攻雲中郡先為芳所據後來降故芳攻之久不下

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

匈奴其眾盡歸于昱昱乃詣闕降詔以昱為五原太守

封鐫胡侯後四年芳復入居高柳使使請降帝立芳為代王因使和集匈奴芳遂上疏請朝南及昌

降案請朝何必却之致生
疑懼而復反大約無定見

而遲疑不決斷無有能成
大業者

平。有詔止之。芳還。內自疑懼。乃復反。匈奴遣騎迎之。出塞。芳留匈奴中。久之病死。高柳。漢縣。故城在今大同府陽高縣。

詔諸王皆降為公侯。

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詔長沙王興。真定王

得。故王楊之子。楊破誅。帝憐其謀尚未發。乃復封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四王皆景

帝後。王莽時。皆降爵為侯。趙王良。太原王章。魯王興。皆

為公。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

以紹嘉公孔安為宋公。承休。注見前。公姬常為衛公。

以韓歆。字君翁。南陽人。為大司徒。侯霸卒。歆代。

夏四月。吳漢軍還。大饗將士。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于定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

三百六十五人。其外威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

為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本漢滎縣。後漢更名。為侯國。故城在

河南陳州府沈邱縣。今光州固始縣。劉宋時所置。侯賈復為膠東。注見前。侯食六

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

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

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

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于

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

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

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

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闔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所還私第闔門。養威重。

隋書云。平與天下休息。宜也。至云。孔子不對問陳。似欲使天子不知攻戰之事。若英略如光武。必不出此。結語則同。書克詰戎兵之訓。為其平史氏。蓋測安能識中興帝王之大度哉。

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上嘗與功臣宴飲。歷問曰。卿等不遭際會。與朕相遇。能何為乎。鄧禹對曰。臣嘗學問。可郡文學。上笑曰。言何謙也。卿志行修整。可郡功曹。各以次對。至馬武。武曰。臣以武勇顯。可為守尉。督盜賊。上笑曰。且自不為盜賊。斯可矣。

以竇融為大司空。馬成罷復為揚武將軍。

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朝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愈親厚之。融數辭爵位。上疏曰。臣漢下令。觀天文。見識記。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其才能。况乃傳以連城廣土哉。帝不許。詔勿得復言。

戊十四年夏四月。封孔子後志為褒成侯。

太中大夫梁統請更定律。不報。

竇世輕世重。要以嗣教。為本。統所言。同未及此。而杜林矯狂。適正亦失刑。期無刑之意。至云果桃菜茹。餽無妨于義。而陸贄所謂。雖不已。必至金玉之言。反謂不當乎。

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輕殊死刑二十四事。哀帝輕殊死刑八十一事。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惟刑罰在衷。無取于輕。願陛下宜詔有司。更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餽。集以成賊。小事無妨于義。以為大戮。至于法不能禁。上下相遁。為弊彌深。臣謂宜如舊制。統復言。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

高祖至孝宣。蓋因初開國。民少而風淳。及數世。貴權

在上政治清明元成以後
太平既入民滋而風漸又
數世皆權在下政治日壞
此盜賊之所以浸多也梁
統之言所謂舍其本而求
其末矣

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
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十五年春正月免大司徒歆歸田里歆自殺

歆好直言無隱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證歲將饑凶指
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
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
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有星孛于昴

以歐陽歆

越王勾踐支孫封烏程歐陽亭為大司徒
因氏焉歆字正思樂安千乘人

歆為汝南太守視事九歲政多異迹至是徵拜大司徒
已而坐都度田不實下獄死歆世傳伏生尚書在汝
南教授數百人及下獄

諸生守門求哀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求代
歆死書奏歆已死獄中是冬以戴涉代歆為大司徒

封子輔等為公

輔為右翊公康為濟南公延為淮陽公焉為左翊公皆

出陽為東海公蒼為東平公荆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

京為琅邪公皆陰貴
人出英為楚公許美
人出

六月詔州郡檢察墾田戶口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
乃詔下州郡檢察于是刺史太守以度田為名并度廬
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
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

治弘農故城在今
河南陝州靈寶縣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

武英明起自田間一切
和弊知之悉矣可問不可

問之語豈有不知待十二歲之子言之之理此必史家以明帝英察謬以不近理之事贊之耳爭以為不

由從也問是善之所從來也趣向抵托辭言于長壽街也問是善之意其所向為何如也
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
敕當欲以墾田相方此也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
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
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
吏阿枉不平者

冬十二月以張堪為漁陽太守

時匈奴寇鈔日甚州郡不能禁帝遣吳漢等徙邊郡吏民以避胡寇復遣杜茂
繕治障塞已而茂以騎都尉張堪茂營擊破之于高
柳乃即拜堪為漁陽太守堪在郡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勸

取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
利岐張公為政樂不可為

子庚十六年春三月辛丑晦日食

易止沸一時權宜大亂之後或可承平之時行之必致亂不可為訓也

秋九月羣盜起詔許相斬除罪遂皆解散

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
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
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
捕者又以畏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
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
徙其魁帥于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
不收邑門不閉

冬十二月復行五銖錢

自王葬時五銖錢廢不用至是以馬援奏復行之天下
賴其便

十七年春正月以趙熹字伯陽為平原太守

初熹為懷令

熹先為更始中郎將更始敗亡走道遇更始親屬皆讎困不能前熹悉以所裝資糧

與之會鄧奉反

熹素與奉善遣書切責之或謂熹與奉通治以為疑及奉敗得熹書帝驚曰趙熹真長者即召

見拜簡陽侯相復徙平林懷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熹
皆有平賊功後復拜懷令

窮治其姦一孫自殺收擊子春京師貴戚為請者數十

熹終不聽趙孝公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

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

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良無復言既薨上追思

良乃賞出子春遷熹為平原太守

二月乙未晦日食

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

進右翊公輔為中山王後徙封沛

郵惲言于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子子况臣

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

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帝曰惲善恕已量主知

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乃進郭后子右翊公輔

為中山王郭后為中山太后其餘九國公皆進爵為王

明年趙齊魯三公亦為王

帝如章陵

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

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其人不可欺也

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

以柔道行之十二月還宮

十八年夏四月以馬援為伏波將軍討交阯後漢書光武紀十八年春援

年夏四月遣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馬援傳十八年春援

先是交阯鹿冷音糜零漢縣元和志安南縣雒將水經

都護府峯州漢雒冷縣地雒將水經

雒未有郡縣時有雒田懇之者為雒民女子徵側名也

統其民者為雒王其下有雒侯雒將朱舊人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徵側忿怒與

詩索妻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俾南夷皆應之凡畧六十

五城自立為王都麓冷寇亂連年至是詔長沙令浦交

阯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與嶂同穀儲糧穀拜馬援為伏波

將軍以扶樂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南陳州府太康縣侯劉隆為副擊之援

緣海而進隨山刊木千餘里至浪泊在今安南國交州府東關縣一名西

湖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賊散走明年斬徵側徵貳進擊

餘黨降之嶠南悉平援既平交阯勞饗軍士從容謂曰

嘆曰土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為郡縣吏守墳墓使鄉

里稱為善人足矣至求贏餘徒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

罷州牧置刺史

